

FANGCAODI CONGSHU RENZAI TAXIANG

芳草地丛书

人在他乡

金科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人在他乡

金科 著

成都时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在他乡/金科著. —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2.7
(芳草地丛书)

ISBN 7-80548-786-3

I . 人 … II . 金 …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1406 号

书 名·芳草地丛书——人在他乡

著 者·金 科

责任编辑·龚爱萍

封面设计·杨泽明

版式设计·钟为夕

责任校对·李洁平

出 版 成都时代出版社

成都市二道桥街 72 号 邮编:61002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26 千

印 数 1—1000 套

定 价 12.00 元

ISBN7-80548-786-3/I·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芳草萋萋

四川散文学会会长 卢子贵

迈步进入新世纪，迎来了第二个春天。大江南北，莺飞草长；青山凝翠，绿水长流。放眼神州大地，各项建设，日新月异；城乡面貌，焕然一新。国运昌则文兴。

尽管在自然环境方面，还有沙尘暴的污染，在社会上也有这样那样不尽人意之处，但生活在这个新世纪里，无论横看或是竖比，人们都有一种欣逢盛世之感。有感就要发，有话就要说，有情就要抒。在众多文体中，自由灵动、不拘一格的散文随笔，应运而生，应时而荣。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涌现出一大批写散文的新人，散文创作空前繁荣，有如芳草萋萋。

但是与散文创作的繁荣相比，各种载体却很不相称，文学刊物数量有限，一般习作难跨进“门槛内”；而报纸副刊给散文的空间又实在太小；网上发表，因受目前条件限制，读者也不会太多；搬上屏幕的，更是稀少。因此，众多散文作品，多半待字闺中无人识。不与读者见面，既失去了它的社会价值，又不能使作者与读者交流对话，直接影响创作情绪。

成都时代出版社策划组织的《芳草地丛书》，使散文作者多

年辛勤劳动的成果，有了面世的机会。当然这套丛书的众多作者，并非个个名家，其作品也并非篇篇锦绣，但他们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展现生活，体味人生，既使人们得以闻到没有污染的青草和泥土的芬芳，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风，也让散文的受众扩展到新层面上的读者群。希望继续精心组织，不断提高作品质量，把这套书的品牌打造出去，吸引更多的作家和优秀作品到《芳草地》里来。说不定，今后散文之星，将会从这里冉冉升起。

是为序。

2002 年季春于成都

序一 净土出真金

卢子贵

我同年轻散文作家金科相识有年。由于供职系统不同，隔行如隔山，加上他的性格稳重内向，不苟言笑，彼此接触交流不多。直到由他负责联络组织的“太阳石”笔会和“大山中的红与黑”笔会，我们一起在永荣矿务局和威远煤矿体验感受矿山生活，同下矿井，同与矿工交谈，才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感到他工作干练，协调有方，有条不紊，一丝不苟，发言讲话，亦很出色。他人缘又好，无论是矿工还是矿长，技术人员还是校长教师，都是他的亲密朋友。他一改过去说话不多的状态，在他们之中有说有笑，如鱼得水，游刃有余。那时永荣矿务局早已划归重庆市管辖，威远煤矿也已移交内江市，但那里的上上下下对他仍然热情有加，使这两次笔会开得都很成功。他主编的几本业务书籍，亦很讲究，有的获奖，有的成为一版再版的畅销书。他很敬业，很有事业心，是一位难得的人才。

但他并不醉心于仕途，而把写作视为一种理想，不断努力。尤其是在散文园地里辛勤耕作，很有成就，早在八年前就已出版

了散文集《微风斜雨》，怪我孤陋寡闻，没有读到。不过，就连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至今也都无人知晓。因为他从不声张，怕有自吹自擂之嫌。这与时下争名争利的浮躁心态，形成多么强烈的对比啊！

最近，金科准备出版第二本散文集《人在他乡》，并索序于我。在炎炎酷暑之中，汗流浃背之下，当一一读完这本书和前一本书的全部作品，以及有关对金科作品的评价文章，共有好几十万字。我惊异地发现，他的情商很高，感情极为丰富，对乡情、亲情、友情和师长同窗，都充满着一片挚诚。他对周围事物观察得那么细致，对人间世象又剖析得那么深透。尽管笔下写的大都是些寻常的人和事，没有惊世骇俗之语，也没有时兴的肉麻无聊，但因小及大，见微知著，事以情发，情随事迁。于细微末节中见到人情物趣，于平常事物里发现真情真理。篇篇出肺腑，句句见真情，绝非附庸风雅，无病呻吟，更没有半点矫情，强扭作秀。尽管行文似较散淡，描绘也多纤细，然而散淡而不冷淡，纤细而不琐屑，平淡的人和事，在他的笔下总是充满生机和魅力。由于在细节中总藏大节，于微末中屡见大义，或褒或贬，都颇耐人寻味。

如果说那本《微风斜雨》书中的一些篇章还有些稚嫩痕迹的话，那么这本《人在他乡》则趋于成熟。它不仅保持了过去平淡清新的文风，而且在题材的开拓，文章的构思，情节的安排，细节的运用，语言的推敲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比如《改造存心赶向前》，我以为就是一篇颇显其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的大气之作。作者经过潜心细致的采访了解和搜集素材，面对千头万绪的历史事件，纷繁复杂的人物关系，又要跨越几个时空，去凸现他的祖父——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的心路历程，实属不易。但是作

者却能紧紧抓住散文创作的特点，以切身的真情实感，按迹寻踪，娓娓道来，十分自然得体。尽管篇幅较长，但读来不觉枯燥，很有兴味。此文经过压缩，曾在全省一次征文活动中荣获一等奖，确实当之无愧。当然纵观全书，并非篇篇锦绣，平实者居多。超越自我，写出佳作，始终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古往今来，许多精美散文，不仅耐看，而且耐读，往往能使人琅琅上口，铭记于心，乃至认知上的启迪，灵魂上的净化，精神上的升华，可以说是润物细无声。那种深刻而不肤浅，沉稳而不浮躁，幽默而不油滑，健康而不媚俗的文化心态，不正是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联想当前，在文艺繁荣兴旺的同时，一股股粗劣、低俗、品位格调不高的文化气息也阵阵袭来，并渐渐地弥漫在我们生活的周围。翻开报纸，打开电视，不时充斥着媚俗倾向，浮躁情绪。尤其是某些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宁肯不惜篇幅去炒作女明星的无聊轶闻，也不愿刊登锦绣文章。文艺呼唤品位和格调，对于精美散文和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人们翘首期盼。

散文是一方净土，尽管在媚俗文化潮流的冲击下，发表散文的空间越来越小，但类似金科这样一批批有识之士仍在不断涌现。他们甘于寂寞，默默耕耘。我相信，煌煌大作，奂奂美文，将会出现。敢云人海藏大隐，净土出真金，我愿与散文同行一道共勉。是为序。

二〇〇二年于炎炎夏日之中

序二

从寻常世事中体味 人性的温馨与善良

尉天骄

眼下，看电视成了全社会最通行的大众文化活动。人们接触文学，最主要的途径不再是吟诗、读小说，而是看电视剧。至于散文，更是早就有人预言它将走向没落。然而，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散文却一直在“热”着，好像还有持续下去的趋势。散文没有小说热闹，更比不上电视剧的直观、生动，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喜欢写、喜欢读呢？原因就在于散文有其自身的优长，那就是，有些文学样式可以成为机械化耕作的大农场，而散文似乎永远都属于个人耕耘的小园地。越是高科技时代，人类越需要小园地，因为在这里最能实现情感的直接抒发，达到心与心的交流、共鸣、启示。不论散文创作出现了多少流派，不论散文的形式怎么变化，情感仍然是散文中最主要的元素。而且散文中的情感不像诗歌的情感那样夸张、变异，它就是从生活中萌生的寻常状态的情感，因此更自然，更亲切，更贴近人心。金科先生的散文，给人的正是这么一种感受。

几年前，读了金科的第一本散文集《微风斜雨》，我在评论中写道：“他下笔无需借助于夸张和强化，他靠的是感受和发现。这是散文作者传统的路子，也是坚实的路子。”现在读到他的又一本散文新著《人在他乡》，感到金科仍然走的是这条坚实的路，同时也很高兴地看到了他的发展和进步。在这本新的散文集中，作者写的内容仍然是他擅长的现实人生，凡人小事。但从情感上看，苦涩的感叹、无奈、惆怅明显少了，更多的是对于亲情、友谊、人性、社会生活的感动、眷恋、回味，概而言之，是一些很温馨的文章。“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清人黄景仁诗句）读着这样洗尽浮华的真诚散文，让人觉得社会、人生有这么多美好和善良值得珍惜，值得品评，躁动不安的灵魂于是可以获得一份安宁和清纯。

有评论家指出，散文创作要追求爱得深，怨得狠（其实所有的文学都应当如此）。这是就整体而言的。至于说到具体的作家，因其性格、心态、趣味、思维习惯上的特点，发为文章就会有种种不同。金科是位谦谦君子，善良，宽宏，也喜爱深思。像鲁迅、张承志、龙应台一样凌厉批判、横扫千军，不是他的性格所能承担得起的；而余秋雨式的在书卷与理想思辩之间纵横驰骋也非其所长。当然，写一些“咀嚼身边的小小悲欢，并看这小悲欢为大世界”（鲁迅语）的杯水风波式的散文，又不合乎金科的意愿。金科的散文，主调是对于他人、对于生活的认同、体谅、赞美、热爱，发掘了人性的善良，从而也显示了自我心态的温厚、沉静、平和。我认为，这在当前的散文创作中，是有特色也值得提倡的一种路数。

请不要误会，我用“温馨”概括《人在他乡》，绝不是说，作者所写的都是他不断地遇到好人好事。谁都不可能有这样的好

运气，何况是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金科？作者在很多篇章中写了自身和家庭在那个荒唐年代遭遇的困厄、苦难，但他不是狭隘地倾诉个人的不幸，也不愿过多纠缠于对具体人和事的批判，而是从时代、体制、社会环境的大视角来体认往事，这就在评价人和事时获得了超越，也具备了某些深入。即使对伤害过自己的人，也较少使用憎恶、痛恨的语气，作者能体谅他们在那个时代的不得已，甚至还发现了他们身上的某些人性的闪光点。我对于这种心态甚为欣赏。对于作家来说，生活的历练甚至是苦难只是创作的素材，从中提炼出什么，要靠作家的灵魂。其实，对于普通人也是如此。一个人，如果善于从生活（哪怕是坎坷的！）之中发现（不是无端虚构）美好、善良、乐趣，能从往事回味中体会到温馨和留恋，他的心灵该是多么幸福！反过来，老是在眼前看到污浊、丑陋，一想起往事就“激起仇恨满腔”的人，尽管也是一种深刻，但内心将会多么沉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金科散文中所呈现的这种心态值得赞扬。

说《人在他乡》是温馨的，并不意味着作者对社会人生没有否定和批判。爱和恨本来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互为依赖方能存在。生活培植了金科的睿智明达，褒贬抑扬之中也不乏深刻。只要看看他对于同乡人在异地种种心灵的剖析（《人在他乡》篇），看看他面对闻一多遗迹的沉思（《至公堂随想》），就可以体会到作者思想情感的分量。只不过，他依然以“不张扬”的形式出之。对赞成的，不赞成的，甚至是否定的，都以平静、从容的语气述说，不去刻意追求精警的“点睛”和高屋建瓴的气势。在生活中的文学阅读中，有人可能偏爱“刺刀见红”、“入木三分”的力度，用这样的标准看，《人在他乡》中的很多篇章都还可以深入挖掘（比如《市长和他的儿子》《琴师》诸篇）。其实，

不同作者有不同的风格，而静气述说、不露锋芒正是金科的特色，也是他的成熟。他有些像“实话实说”中的崔永元，看似平静的话语，如果你不轻轻放过，自会体味出悠远的后味。老市长及其儿子的升迁浮沉，得意——失意——再得意，难道不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常见景观吗？一位在艺术上孜孜不倦的琴师，先受困于“左”的政治思潮，后又被经济大潮挟裹，真正的艺术道路始终没有在他脚下展开，这就是中国艺术家逃不脱的命运吗？作者对此流露了深深的惋惜。

最引人深思的是《改造存心赶向前》一篇，堪称全书的“压卷之作”。其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祖父”一生曲折的生活经历，复杂的内心世界，逝后名声对后代的深远影响，既是家族史，又是人物的心灵史，还折射出了现代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既是“一个”，又代表了“一类”。金科不为亲者、长者讳，没有顾虑和回避。在他笔下，“祖父”确实有着封建家庭的人物难以避免的种种缺陷和不良习性，但就大节看，他爱国，正直，正义，识时务，有决断。为了乡梓和民族的新生，他把情感和财力投向了他所钦佩的政治力量，尽其所能地做出了贡献，并愿意在改造、重塑的道路上追赶社会步伐。按理说，在正常的社会，像“祖父”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感戴、信任和尊重。然而，从他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如履薄冰的谨小慎微之中不难看出，他自以为脱胎换骨的改造实际上远远未被社会认可，那些偶尔流露的明达之见和退隐求安的生存策略，其实是畸形状态下一种苦涩的智慧。读来既真实可信，又真切感人。众所周知，在现代中国政治中，这样的复杂人物很多，如何评价他们的追求和命运，当然不是一篇散文可以完成的。金科的成绩在于，他用文学的形式启发了我们的很多思考。

他着重开掘了“祖父”性格中的善良、美好，写出了它的被扭曲、被伤害，这里自然就包含了对于造成这种状态的社会历史根源的追问，对于“左”的政策、风潮、观念的否定和批判。这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深度与厚度，而且也显示出作者在表述中的一种文化张力，并从中透露出某种严肃的历史感和深沉的正义感。我甚至从中感受到“太史公笔法”（“寓褒贬于叙事之中”）的味道。

从写作手法上看，《人在他乡》一如既往地体现了金科散文善于叙事的优长。与《微风斜雨》相似的是，这本新作在叙事上依然是细针密线的，复杂的生活现象写得形象饱满，作者的内在感觉刻画细致而又有层次。很多散文家把这看作是散文的“根”。看起来，金科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自己稳定的路子。但比起第一本散文集来，《人在他乡》的叙事又有了新的发展。要而言之，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叙事由现实向历史延伸。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回忆往事，因而现实与历史，常常界限不那么清楚。我们只能采用这样一种区分：把作者经历过的生活看作是现实题材，把作者未曾经历过的往事看作是历史题材。依此来看，金科上一本散文集中的诸篇作品，基本上写的是现实生活。但在这本散文集中，开始出现向历史文化追溯的内容，如《至公堂随想》中由闻一多精神而联想到的历史材料。最具显著特色的是《改造存心赶向前》一文，类似于文化散文，由一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了20世纪初至“文革”前中国政治的历史风云。历史内容对于文学创作来说，一方面具有“审美的距离”，另一方面也给人以文化积淀的厚重感。也许沿着这个方向发展，金科的散文会不断增加思想文化的分量。

二、叙事注意与写景相结合。几年前读《微风斜雨》时，我

注意到了，尽管书名很有风景意味，但综观全书，写景的笔触不及叙事那么灵活生动。我当时还用三毛的话“我不爱风景而爱人”为金科解释。现在很高兴地看到，《人在他乡》中有很多篇章是作者对于自然风光、社会景物的细心关注和生动描绘。如《成都秋日》《西双版纳拾遗》《古城夜韵》，既有自然风光，也有社会风俗画面，还写了“煞风景的风景”（郊区农民烧桔杆浓烟四起）。金科下笔不仅从容，也挺细致、真切。尤其是《古城夜韵》，几乎无叙事线索，全是描绘“我”在月夜丽江古城的见、闻、感，由场景形成美的意境，令人想起明人袁宏道笔下的月夜虎丘。文学描写风景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在科技时代，文学偏重“室内化”，作家也越来越疏远自然。因此，对风景的兴趣已不仅仅是文学手法（如何描绘大自然）的问题，更是对自然环境态度（怎样看待自然与人的关系）的问题。

三、叙事手法更为潇洒、从容。就散文题材而言，本有写一人、一事（犹如用整块布裁衣）与写数人、数事（犹如用多块布拼组“百衲衣”）之别。金科对于这两种类型的散文都把握得相当熟练。像《童年碎片》《人在他乡》诸篇，将不同时、地的人和事用情思组织成一个整体，有如古人所说“散珠成串”的效果。这是一种相对难以驾驭的写法，而金科却运用得轻松自如。至于写一人、一事的，金科下笔更是敢“放”，而不局限于事件固有的自然顺序。《改造存心赶向前》写“祖父”的一生，如果从前到后原原本本叙述，线索是清楚，却会显出单调、呆板。作者采用的叙事手法是交叉和穿插的，先从“祖父”逝后的名声、对后代的影响写起，再写到“祖父”在上海的治病，接下去才是关于“祖父”年轻时代的非凡经历……很明显，叙事打破了天然的先后顺序，不是以“祖父”自身的生命历程为线索，而是以

“我”对“祖父”的感受和认识作主线。换句话说，不是作者站在一旁述说“祖父”的行状，而是“我”在心里感受“祖父”的形象和心灵，感受由表及里的过程便成为散文情思展开的依据。在全文的叙事中，“实”（人物的行为）与“虚”（他人的评价，作者本人的认识）灵活穿插，相互映照。而且，“祖父”逝后的反响、评价在散文中竟然成为很有意味的内容，犹如悠远的回声，让人反复品味，这样在结构上也避免了一般记人之文常见的“人散曲终”的遗憾。如此潇洒，跳跃，从容自如的行文，不仅显示出了作者日渐娴熟的艺术手法，也显示出了作者日趋成熟的艺术风格。

我与金科兄大学同窗数年，又都对散文有所偏爱，他的创作成果结为新的集子，嘱我作序。我非名流，本不相宜。但多年来我们一直信函往来，相与论文，说明“知人知文”，确实不是夸张。图像时代纯文学的写作和阅读虽不敢自命高雅，毕竟需要潜心静气，也渴望求其友声。能与知心文友切磋琢磨，于作者于读者都是令人欣慰之事。因此，我愿写出自己的阅读体会，表达对老同学创作成果的喜悦，也以此与金科散文的读者们交流。

以文会友，其乐几何！西望蜀山，心驰远念。也许，在我写下这些文字之时，热爱生活、钟爱文学的金科，正在孕育着、创作着他的又一篇散文作品。希望金科不断带给我们新的欢愉！

壬午酷暑于金陵秦淮河畔

（尉天骄，男。南京河海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目 录

总序：芳草萋萋.....	(1)
序一：净土出真金.....	(1)
序二：从寻常世事中体味人性的温馨与善良.....	(4)

师友忆旧

初访克非.....	(3)
琴师	(11)
我的中学校长	(15)
我们曾经是同学.....	(20)
蒋守谦先生	(22)
女团支书	(25)
裘荣棠先生	(29)
车过淮河	(36)

他乡意趣

都市微音	(43)
大庆一瞥	(48)
花溪童影	(52)
旅途生日	(55)
成都秋日	(57)

西双版纳拾遗	(60)
古城夜韵	(70)
水乡周庄万船娘	(73)

世事感悟

市长和他的儿子	(79)
童年碎片	(85)
至公堂随想	(92)
孙婆婆	(97)
毕业一课	(102)
天府广场一棵树	(104)
看电影的经历	(107)
人在他乡	(111)

亲情链接

买菜旧事	(121)
忆念母亲	(123)
知青父母	(127)
看娃儿吃饭	(132)
改造存心赶向前——关于祖父的随感	(134)
后记	(172)